

心系我们的英雄

一条大河波浪宽

■方宏轮

晨雾濡湿信阳金山陵园的松针，露珠凝于张计发连长的青石墓碑上，在碑文凹痕里蜿蜒成泪。墨色碑面尚沾染着晨曦的朦胧，恍惚映出40年间我与这位上甘岭英雄的生命交集。

1983年，信阳陆军学院，柳絮如雪纷扬。大礼堂内，千余学员领章赤红，目光灼灼。

台上，57岁的张计发身穿一身旧军装，袖口被磨得泛白，左手小指缺了半截——那是上甘岭留给他的“勋章”。他扶住讲台，喉间滚过炮火轰鸣的回忆：“1952年秋，597.9高地的土地被炸成焦炭，可我们的冲锋号比炮声更响。”

话音陡然拔高，这位英雄仿佛又重回那水火交织的战场：“三次冲锋，三次把红旗插上山头！旗杆插进焦土时，比整座山都重！全连160多人打到只剩8个……”他忽然探身问大家：“若是冲锋时战友中弹倒地，你是继续冲，还是回头救？”

现场空气一时凝滞起来。老人眼眶赤红，“我的战友，肠子流出来还在拉手榴弹环，嘴里喊着——别管我，夺阵地！”

礼堂空气骤然凝固，从窗缝潜入的春风拂过学员额角的薄汗。

“有个苹果传了3圈，8张嘴只啃掉一小半……”他声音颤动着。

讲到步话机里喊“王八上来了”，他突然咧嘴一笑：“美国兵听不懂暗语，炮弹追着坦克炸！”学员们也笑了，他却猛捶讲台：“笑什么？这是拿命换的机灵！”

“看着你们浆洗挺括的军装，还有一双双明亮的眼睛”，他忽然放轻声音，“我又想起那些永远留在20岁的战友，他们坟头的草，都枯荣几十回了……”

话语间，春风从窗缝进入，卷起“血沃上甘岭，锻铸中华魂”的横幅。

“若战争来临，你们会把最后一口水让给战友吗？敢用身体堵枪眼吗？”山东籍学员李卫国霍然起立：“如果我能参战，愿成为第9个传苹果的人！”话音刚落，掌声如雷炸响。

当日，毕业队学员宿舍灯火通明。八中队自习室内，22岁的王建军咬破食指，在信笺上写下：“此身即旗，愿效张连长骨为刃、血作锋。”同班学员李明朝的案头摆着《上甘岭》连环画，封皮已被翻卷。他用墨水混着血珠在597.9高地的地方写下：“愿作旗杆插山头。”

翌日，127封请求参战的血书摆在学院政委的案头，字里行间浸着年轻的热望。

1990年初夏，扬子江畔。蒸腾的暑气漫过金陵城，将《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》第三卷的油墨香焐得更为浓郁。

当我在青砖黛瓦的四合院里接过那份沉甸甸的档案袋时，泛黄的卷宗里突然飘落一枚风干的金达莱花瓣——那是张计发连长在1953年从朝鲜战场带回的战地书签。

回到信阳，我打开军分区档案室松木柜门，扬起阵阵细碎的尘埃。翻阅着张计发连长的战地日记，我突然注意到1952年10月30日的记录：“上甘岭的土不是土！那是掺着弹片的血疙瘩，抓一把能抓出7个弹头！”1952年11月1日，纸上的墨迹洇着硝烟：“七连击退敌军四十余次冲锋。”

那年盛夏，信阳军分区干休所小院里的藤架上，已挂满绿色的葡萄果。

当我第一次推开那扇漆色斑驳的铁门，张计发正弓着腰修剪枝蔓。听到脚步声，他猛然挺直脊背。得知我的来意后，这位英雄反复强调：“特等功臣、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，二级战斗英雄易才学，都是我同一个连出生入死的战友……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

第二次见到他，是在阵阵蝉鸣声中。老连长摩挲着那枚抗美援朝纪念章，巍巍巍起身。他说：“别写我，写7连的兵……他们最大的21岁，最小的才17岁。”老人用浑浊的眼睛盯着那一一张张泛黄的信纸。“我答应过要带他们回家吃灶台饭的……”一向铁骨铮铮的英雄，此刻却将脸埋进掌心，背脊颤动着。月光钻进窗子，抚摸着他的华发。窗外，是万家灯火，宁静安祥。

第三次采访时，老槐树已飘落了几天黄叶。他孩子般笑着拉我坐下，茶几上搪瓷缸壁“赠给最可爱的人”7个红字鲜艳夺目。“我这辈子就是在替我那些牺牲的战友而活。”采访本上，密密麻麻记满了老人回忆的细节：指导员在冲锋前，把全连党费缝进内衣口袋；卫生员在坑道里用嘴为伤员吸脓血……临近黄昏，老连长突然从藤椅上站起，对着西沉的落日挺直尚佝的脊背，右手在空中划出进攻路线。“看！当时主峰阵地就在那个方向……”

老槐树在晚风中摇曳，落日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

1983年夏，我留校任战术教员。梧桐絮飘进教室，落在泛黄的《防御工事构筑》教材上。

记得首次带学员演练“连坚固阵地防御”课时时，沙盘上的597.9高地布满兵、火、工、障。有学员放下红蓝铅笔，小声问：“坑道战算不算消极防御？”

看着他年轻的脸，我用教鞭敲击着沙盘：“上甘岭的坑道不只是防御炮火的掩体，更是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！”那学员听了，涨红了一张脸。

10年光阴在战术训练和战例介绍中流淌而过。

1993年深秋，我带学员在豫南山地进行构筑防御工事相关的训练。一场暴雨，将战壕冲成泥沟。大个子学员赵铁柱攥着工兵铲怒吼：“这种烂泥

地怎么守？”我甩开雨衣，抓起工兵镐跳进齐腰深的泥水里：“当年上甘岭的战士一镐一锹挖出坑道，现在我们怎么能让烂泥吓破胆？”赵铁柱闻言，也跳进泥水里……接着是一个个跳进去的年轻身影。

2019年深冬，战术模拟室内温度很低。当学员戴上虚拟头盔，炮火轰鸣撕破寂静。操控台上，1952年的坑道与数字建模的597.9高地正在融合。调整战场参数时，我看见四川籍学员小王突然去掉头盔，颤抖着双手哽咽道：“那些战士那么年轻，几乎跟我一般大……”年轻学员们终于懂得——在算法构筑的防御体系里，最关键的变量依旧是“人在阵地”的信念。

光阴飞逝。战术课上，我指着597.9高地，“等高线不是墨绘的，是血凝的……”当学员指挥尺划过等高线，我仿佛看见无数战士的身影攀援而上——他们背着步话机与炸药包，揣着家书与炒面，把民族精神镌刻进历史的岩层。

2021年6月17日，信阳殡仪馆。张计发老人覆盖着党旗，卧卧在松柏与鲜花之间。我站在送行队伍里，看见当年写书的同学胸前别着两枚勋章——一枚是他的，一枚是替他牺牲的战友戴的。肃穆中，不知谁起了个头——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”

低沉的歌声中，我仿佛看见1952年的月光穿越时空，与灵堂前的烛火交融。蒙眬泪光中，老连长看了我们一眼，之后转身离去。前面，是他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战友们，他们招着手、带着笑，脸庞是那样年轻，眼睛是那样明亮。

——放心吧，老连长。你们守护的山河，将被一代又一代官兵扛在肩上，它会更加繁荣，永远安宁！

题图设计：贾国梁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那是坐落在北京房山区上方山山脚下的一个火车站。去年初秋，我终于又回到了这个时常出现在我梦中的孤山火车站。

记得1975年春，结束了新兵训练的我被分配到原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3营12连。那天深夜，我们在孤山火车站下车，部队的敞篷卡车拉着我们朝山上走。翌日天亮，看着四面环山的驻地，我很疑惑——这是在北京吗？

一声汽笛把我从回忆中唤醒。我要去下中院村，找寻当年的驻地。

当进到那个四面是山的山洼，我看到当年的友邻部队还在那里，营院整洁漂亮。过了平交铁轨继续往上，终于到了我原来的营区驻地。只见两扇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门紧锁，门口早已落满灰尘。

这里当年还只是一个工地，没有门。记得路边立有一个大水箱，每天要从云水洞那边拉水过来，解决连队和营部的生活用水。我们走后，这里又进驻过两支部队，建成了正式营房。后来，那两支部队也先后调出或撤编，这里便成了一处闲置营院。

秋日的阳光很足，将院墙边柿子树上的柿子照得黄灿灿的。院内高大的树木枝叶繁盛，我隔着栅栏门往里看，只见树影斑驳，杂草丛生，杳无人迹。

又顺院墙往山上走，在那边，我遇到了一位热情的小院主人。

他是宜昌人，姓尤，1996年入伍，复员后在村里经营民宿生意。他说，这里经常有老兵回来，前天还有个湖南怀化的老兵来过。他还告诉我，这个营房已闲置20多年，现在由一个老人看守着。

他邀我上楼顶平台，说可以看到一些院里的景象。站在民宿楼顶平台上，我久久凝望着对面院墙内空荡荡的营房。往事如昨，历历在目。

那时，我们在这里打坑道、建厂房，建设配套设施。那时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，机械连的空压机带不了几部风钻，我们就两人一组，一人挥起18磅大锤，一人扶住钢钎，一锤一锤打炮眼。一个多月下来，扶钢钎的战士手肿了，抡大锤的战士也是满手血泡。

连队的生活很艰苦，可也有浪漫和乐趣。

我喜欢写写画画，平时出个板报，画个幻灯片，很受战友欢迎。有手巧的战友，在闲暇时找来些树根，自己动手制成根雕，用砂纸打磨得光滑干净；觉得不够好看，他们便找到我，请我在上面画个梅花或小鸟。记得还有几个老兵文化程度不高，老家的人给他们介绍对象，可他们不知道怎么给姑娘写信，便红着脸来找我。我就让他们口述，由我整理成文字。之后，他们会誊写一遍再寄出。那时候，车马慢，信纸长，那些“情书”还真成就了几段姻缘。

后来，我去了机关，又当了编辑记者，可在那里工作生活的一幕幕场景，令我分外怀念。

正想着，小院主人说，走，我陪您到那边地头转转去。于是，我们顺营区围墙边往山上走。

走了一段后，我们往西拐上一处高

重返孤山口

■夏竹青

坡，回头，见老营区半山腰上的树丛里露出一座厂房的上半部分。仔细端详后，我惊喜地发现——那就是12连连部和我们班住的地方！

那年，我刚到连队，就住在这个厂房的西侧。记得从厂房出来，往南穿过百米左右的隧道，就是我们的工地。那时的建材都是用火车运到孤山站，我们常在深夜到车站卸水。这些水泥需要尽快卸下再装上卡车，拉到工地再卸下。每次卸完，我们个个灰头土脸。那时，山上用水困难，可带着一身水泥入睡，难受得要命。后来，我偶然发现工地上搅拌水泥用的水箱里，有时会剩下些浑浊的水。于是等天蒙蒙亮时，我便拿个脸盆跑到工地上，舀出相对干净的水，兜头浇下，把水泥粉末冲洗掉。再后来，我已习惯了带着一身水泥入睡——那时的我，为了完成任务，什么苦都能吃，什么困难都不怕了。

在这里，我打过炮眼，排过哑炮，拉过石头，还学会了砌墙；在这里，我出过板报，办过墙报，还学会了写新闻稿、散文和诗歌……虽然我在这里只待了两年，却经历了诸多磨炼，也留下很多故事。在这里，我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兵战士。

站在这个能望见老营区的高坡上，我踮起脚极力想找寻更多过去的痕迹，可看到的只有苍翠的绿树和满山满坡的灌木。

返回途中，我又路过那个生锈的铁栅栏门。站在铁门外，我忽然感到这营院虽已陌生，但这山、这风、这阳光，还有路边绿树和青草散发出的清香，是那样亲切熟悉。原来，往事虽了无痕迹，可记忆会永远鲜活。

再见了，孤山口。我会永远感激、怀念那段热烈、无悔的青春时光。

雪原回声

■王奕阳

千雄兵；在松松，两千勇士；入桦甸，一千死士；入濛江，此时是1940年1月底，杨靖宇带着60名士兵奔跑在长白山脉的漠白高地。茫茫雪原，隔上几步便会绽开几朵红莲——那是血啊，是烈士的热血！

60名战士的血染红了白皑皑的天地。1940年2月23日，是濛江雪原上最寒冷的一天：将军单膝跪地时，怀表仍在滴答行走。当敌人的刺刀剖开将军的胃，剖出的枯草与棉絮在雪地上组成不屈的图腾。侵略者们永远不懂，那些枯草、树皮在抗联战士体内燃烧的温度，正在融化整个冬天的积雪。

如今，太姥爷的军功章在玻璃柜里幽幽发亮，如哨兵不眠的眼睛。1940年黄桥决战的弹片一直嵌在他脊椎里，每逢阴雨就隐隐作痛。当他把军功章挂在我崭新迷彩服胸口时，我仿佛能听见几十年前冲锋号的回声响彻胸膛。

曾经的我像株温室植物，在教科书堆砌的堡垒里躲避风雨。直到那天整理太姥爷遗物，从他褪色的日记本里飘落半片枯叶——那是1943年秋天的梧桐叶，叶片背面有几个字：此身已许国。此后，在我的书架上，在《军事理论》与《电磁学》中间，永远夹着这片跨越时空的落叶……

不觉间，月色漫过湘江，清晨的校园里，早训的脚步声惊起群鸦。千百双军靴踏出的节奏，将迎来勃发的朝阳。



上甘岭战役（油画，局部）
王铁牛作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414期